■工友情怀

污水班的“铿锵玫瑰”

□赵闻迪 文/图

铿锵玫瑰，第一次看见陶红艳师傅，我的脑海里就冒出这四个字。

那是不久前的“三八”节，厂里举办优秀女职工表彰大会暨女职工演讲比赛，当陶红艳上场时，我旁边的两个女师傅低声笑道：“这是哪个班组啊，也不派个年轻女孩来，不管讲得好不好，起码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往台上一站，吸引眼球啊。”当主持人报出她的班组——污水泵房班时，那两位女师傅却露出肃然起敬的表情，不再窃窃私语，认真听她演讲。

我打量着站在台上的陶师傅，一身整洁朴素的蓝工装，黑布鞋，胸前别着工号牌，面含微笑，落落大方，不慌不忙地说：“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工作经历和心得，我演讲的题目是《绽放在污水泵房里的‘铿锵玫瑰’》……”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她似的，可一时却想不起来。

陶师傅所在的班组管理着供水和污水两处泵房，属于后勤服务类班组，远离厂区，大家习惯性地称为“污水泵房班”。供水泵房位于生活区，污水泵房位于生活区围墙外。这两处泵房关系着全厂职工和生活区住户的吃水、用水，责任重大，稍有问题，职工的电话便打个不停，生活区的住户们也会上门询问。听同事讲，泵房班只有四名女职工，除了要干好本职工作外，还要帮助职工和住户解决各种问题——水管渗漏、热水供应不足、下水管道堵塞等等，每天一到岗就忙个不停，经常忙一个上午连水都没空喝一口，无论什么时候喊她们帮忙，她们都不会不耐烦，而是微笑着答应。时间久了，大家都知道泵房女工不仅工作认真、业务熟练，而且为人热心，乐于助人，一提起来就竖大拇指。

陶师傅在台上娓娓道来，既不夸大也不自卑，把一件件平凡琐事说到听众心里，赢得阵阵掌声。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道亮光，我想起来在哪儿见过她了。

那是去年年初的一天，滴水成冰，我路过生活区时看见一些人围在景观池旁边，走过去一瞧，原来是夜间温度太低，水管冻炸了，水漫了一地，结成坚冰。有个女师傅蹲在水池边，卷着袖子，一手握着扳手一手拧着阀门，两只手冻得通红鼓胀，手上、衣袖上溅满冰渣。她就是陶红艳，旁边还有两位女师傅手持铁锹用力铲除地上的坚冰。陶师傅说：“把冰铲干净，别滑倒了行人。”那天风很大，像刀子一样，在外面站上一会儿就冻得受不了了。我看了几眼便走了，心里还想：“这几个女师傅不知道要修到什么时候呢。”

回忆起那一幕，我对陶师傅和泵房班的女工们顿时生出敬佩之情。

“三八”节后，厂里有个采访泵房的任务，我主动请缨。早就听说泵房条件简陋，到地方一瞧：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放着一套桌椅、一张小床、一只衣柜，都是旧的，但擦拭得一尘不染，桌上整齐摆放着《值班记录》《缺陷分析》等。翻开《值班记录》，一条一条记着几点几分、查看了哪些压力表和管道阀门等，特殊天气和情况还用红笔做了温馨提示，让人感觉很温暖。还有一些细节也很温暖——挂在门后的卡通收纳袋、夹在床头的花朵小夜灯、摆在桌上的绿萝……足可折射出女工们对岗位的热爱。

前一阵子连续下雨，我担心地想污水池不会漫水吧？一天早上刚到单位就听说污水池漫水的消息，我赶紧跑去，只见绵绵寒雨中，陶师傅她们上上下下地奔忙，检查排污管、三通，放水、清淤、处理地面上的污垢，全身都湿透了，鞋子裤子上满是污泥，她们全然不在意，全神贯注地忙着手头工作。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铿锵玫瑰”四个字来。

北京秘密

一个城市的灵魂和荣光

——北京宣南名人故居、会馆探访

北京最古老斜街：期待会馆和故居“复兴”

达智桥胡同往西不远，有一条不长的斜街——上斜街，据说是京城最古老的斜街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900多年前的辽代，当时叫“檀州街”。由于历史上这条胡同里共建有三座关帝庙，因此得名三庙街胡同。在辽金时期，三庙街胡同就相当于今天的西单、王府井，是一处相当繁华的街区。如今，长椿街路口往南有条三庙街，其路北的小区就叫“三庙小区”，想来和这个不无关系。

一日路过，偶然一瞥，发现了上斜街56号门前挂着一块牌子，上书“东莞会馆”几个大字，大门两侧是保存完好的八字影壁，很是气派。传说这里曾是清雍正年间大将军年羹尧的故宅。光绪年间即1910年，由广东陈氏家族陈学陶等人购得这处院落，次年改建为东莞会馆，据说当时在后院设立了敬贤堂，主要祭祀袁崇焕等莞籍先贤。晚清进士、莞籍文人张其淦曾撰文：孤忠曾督蓟辽师，问前朝，柱石何人，赫赫大将军，足显山川聚灵秀；伟烈犹思东莞伯，愿后辈，风霜炼骨，茫茫新世界，好凭时势造英雄。

东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1700多年的郡县史，是岭南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如今的东莞，因“世界工厂”而闻名遐迩。东莞会馆大部建筑还保有旧时格局，历史上曾经居住过古文字学家、金文专家容庚，史学家、方志学家张次溪等莞籍名人。

走进东莞会馆的院子，基本都是拆改翻建的房子，只有中间一栋从屋檐、房柱等判断是老房子，据《增订宣南鸿雪图志》描述，“现仅有中方厅保留原状”“中方厅坐东朝西，为歇山过垄脊，筒瓦屋面，面阔三间”。

院子里的绝大部分房子都贴了封条，落款时间是2016年5月12日。

从大门口墙上贴的“致居民的一封信”可以看出，这里的腾退工作被列为西城区宣西风貌协调区北地块项目，从2015年3月31日就开始了。

龚自珍故居的“命运”：计划腾退

从东莞会馆往东，穿过名为“广安胡同”的马路，右手边的上斜街50号就是龚自珍故居、后来的广东番禺会馆。

只见一个高台上，一栋房子上的北侧挂着一块方形铝制牌子，上面写着“北京市西城区普查登记文物 龚自珍故居”字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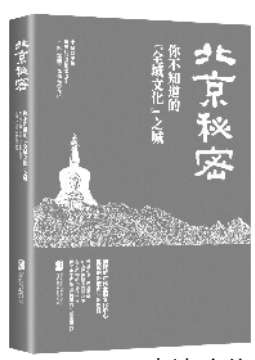
龚自珍是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官至内阁中书、礼部主事，他自15岁起写诗，直到1841年49岁去世，总共创作诗集27卷之多，今存600余篇。“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等诗句，至今仍然朗朗上口，久为传诵。他的诗，秉承了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等诗人的家国情怀。

一条夹道，直达院中，横横竖竖的几排房子，早已面目全非，令人想起龚自珍的《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绣院深沉谁是主？一朵孤花，墙角明如许。莫怨无人来折取，花开不合阳春暮。”

绣院深沉谁是主？这座原本坐南朝北的故居，有两进院落，分为东、中、西三路，西路及会馆大门因拓展道路已被拆除，中路一进院为格局相对规整的四合院落，二进院现存四栋传统建筑。由于常年作为居住场所，年久失修，文物建筑翻改严重，多数建筑主体结构已经翻建，历史风貌保存较少。

据北京市西城区有关人士介绍，东莞会馆、龚自珍故居、太原会馆等5个市、区级文保单位2018年正在腾退中……

（二十五）



李斌 主编

■家庭相册

父爱是动词

□逄维维 文/图

父亲是个寡言木讷的人。他的职业是盖房子的瓦工，因为从拌水泥到垒砖砌墙，从图纸施工到完工，水、暖、电无论多么复杂的活儿在他手上总能漂亮地完成，所以尽管他只有小学文化，在高手如云的建筑公司父亲依然是让人尊重的施工员、技术员和队长。同时父亲也是农民，种了一辈子的地，却没有一分是分来的地，他的地全是下班后在荒山野林边一点一点开垦出来的，里面种满了四时果蔬和在当时来说很奢侈的鲜花。

由于盖房子的工作是哪有活儿就去哪里，所以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不在家里的。只有冬天，天寒地冻的时候，他才是属于家里的，但是，父亲依然不闲着，去山里扛木头，天微亮、鸡未鸣，他就揣着馒头、咸菜疙瘩向大山走去，饿了就把冻得杠杠的馒头用火烤烤就着雪水吃，天黑透了，我们都饿得昏昏沉了，他才带着一身寒气携着月光和雪花进屋。

对父亲的了解大多来自于每年春节时，他的徒弟到家里拜年时我和姐姐躲在门后偷听到的。

9岁那年的春节，徒弟们义愤填膺地说：“逄师傅，您怎么能把涨工资的机会让给小张呢？这可是哗啦啦响的钱呢？”“师傅，您工作起早贪黑，带徒弟时从不对我们藏着掖着，不像有的人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大伙就服您，所以才投票给您，结果您还把名额让出去了，您说，您咋这么傻呢?！”木讷的父亲笑呵呵地说：“他们家八个孩子，比我更需要钱……”而躲在门后偷听的我和姐姐却好恨您。恨您不懂圆滑不懂变通一根筋的倔，在心里骂您是天底下的头号大傻瓜！那时的我就盼着快快长大，长大后想像老鹰那样张开翅膀，把家人护佑在我的羽翼下，让我们这个家过上吃穿不愁的好日子。我和姐姐发誓，长大后决不能像您。

记忆中父亲总是忙忙碌碌的，很少有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所以父亲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

最搞笑的是：小学毕业那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初中，当姐姐兴冲冲告诉您时，您竟悠悠地反问了一句：“维维不是在读三年级吗？怎么就小学毕业了，这么快。”委屈地我流着泪气哼哼地说：“早知道我就不好好学习了，反正我留级您也不知道！”没想到开学初您竟递给我一个双层海绵自动文具盒和一个漂亮的书包，这是您跑到很远的城里特意买给我的。

寡言的父亲啊，您知道吗？最感动我的是您在厨房里照着菜谱小心翼翼第一次学炒菜竟是为了您的外孙；第一次听您说温情的话是我初为人母时，您拄着拐杖违背医生叫您卧床休息的旨意，执意来到我的病房只为看一眼说一句话：“只要你平安就好，孩子瘦没关系，有骨头就不愁长。”第一次感受到您善解人意的爱，是我考上离家很远的高中，您心疼我的早起晚归，悄悄地给我买回当时最时髦的自行车，说这是维维的车，谁也不能用。

当我站在更高的人生舞台上，回忆这些往事时，我的泪水流了又流，迟到的理解让我深深愧疚，父爱是无言的，可在无言中你是用行动一点一滴诠释着爱是什么？愚笨的我直到今日才读懂父爱这本无字书，父爱就是在行走中为了疼惜呵护对方而甘愿为之奔波辛劳。

父爱是动词，不是形容词！